



能否让老百姓都用上“干净钱”和“放心钱”，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行长缪曼聪很有信心，“一定能！”

## 神秘的央行“洗”钱大院

从大门到车间有三道岗，每道岗都有武警守卫。

在一扇巨大的不锈钢铁门前，阳哲(化名)主任一边填写着出入登记单，一边从塑料袋里抽出一件叠好的蓝大褂，“一定要穿上工作服”，他狡黠地冲记者一笑，“今天三楼大推车上放着的可是4亿元人民币现金！当然，都已经‘洗’干净了。”

自中午从长沙市中心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郊区 的望城县，并从由高大泡桐树遮蔽的道路拐进这座外表普通的院子，所遇到的一连串事情，让记者对阳哲的话不敢有半分怀疑。

这座院子不大，一共有四栋楼，最高的才5层。头道岗的大门有武警护卫。二道岗的进入则需要核对提前上报的来访者姓名，来访者要佩戴上

吃饭了，我们打开电视，一个频道正在播放海鲜制作。

一个妇女正在为顾客表演凉拌生蟹。她先把刚从大海里捞出来的活蟹剥成小块，盛在大碗里浇上海鲜酱油、米酒，再辅以作料，然后直接下手在碗里翻腾着搅拌，然后直接用手抓起一小块，喂进顾客 的嘴里。

我问旁边叫韩雪的韩国女孩子，生蟹为什么一定

已经制作好的“临时出入证”。

核对无误，过了二道岗，进入小白楼，一下子感到很凉爽，火炉长沙的威力在这里骤然减弱。一扇巨大的不锈钢铁门前，有武警和工作人员双重守卫，这是三道岗。

“外界很少有人来，不过一点马虎不得，毕竟每天有5000万元的人民币要在这里‘洗’干净。”作为这里的负责人，阳哲知道每一个从他嘴里说出的数字都让记者吓了一跳，所以他越发笑得眼睛眯成了缝。

“接下来看到的比较刺激，请屏住呼吸。”阳哲再次吊起记者胃口，他缓缓推开一道门，立刻，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间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房子里，沿三面墙排列了12台写字台大小的机器，通过传输带组成流水线，传输带和滚轮发出低沉的摩擦声，而运载在上面的

### 皮肤的暖意

铁凝

要下手去拌？雪子说，韩国的凉拌菜一般都讲究直接用手拌。韩国人认为手指本身有味道、有温度，不同的手拌出来有不同的味道。切生鱼时，则由多名男性来切，因为生鱼对温度很敏感，过热就会失去鲜美。而男性的手温是低于女性的。“那么，戴上薄手套不

是一张张人民币！通过一个密封槽，纸币飞快地转动和传输。

在房间左侧的一架巨大的平板推车上，则像小山似的码放着数十包巨大的特制黑框塑料袋，袋上挂着一张手掌大小的铭牌，上面写着：券别—五套；类别—100元；捆数—40捆；金额—400万元；以及若干封签员、审核员的签字画押。

记者数了一下推车上的塑料袋，足足有100包，也就是说，这架平板车上堆放着4亿元人民币现金。

“今天运气好，清洗的是百元大钞。”阳哲对记者说。他称这些机器为“洗澡机”，从机器上覆盖的玻璃罩可以看到，纸币从机器一侧的入口飞快地被吸进去，经过数次内部转动，最后从机器正中的出口吐出来。每台洗澡机前坐着一位身穿白大褂、戴白色口罩的工作人员，他们手法熟练地将吐出的纸币码齐、打捆。最后

是更好吗？又卫生又隔温。”我问雪子。她说戴上手套的手是麻木的，切心里没底，切出的鱼片肯定不均匀。这样想来，韩国的凉拌其实是融入了皮肤的暖意。一只手究竟有多么独特的气味可为菜肴增色，暂且放在一边不说，但是这种讲究的本身便是一种浪漫的文化了。

摘自《女子文摘》

拜伦是19世纪初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他当时的女流们称为“最具魅力的男人”、“最完美的情人”。

拜伦身材修长优雅，是标准的美男子阿波罗形象。他皮肤雪白，女崇拜者说他像“一块通体透亮的白玉”。然而，有谁知道，拜伦为了保持匀称的身材，忍受了极大的痛苦，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拜伦短暂的一生中，几乎是天天在愤怒地、

清人笔记《世载堂杂忆》载：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武昌出了个假光绪。有传言北京瀛台关着的光绪偷偷跑出来，找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靠山，与慈禧抗衡。地方大员不敢妄动，遣人上门探询，见过光绪的官员，回来都说很像。而该人只说“见到张之洞自然分明了”！张之洞一时不能辨别真假，也不敢轻易上门去见，连忙广派耳目在京打探，又是发密电，又是写密信。后来得知光绪还被幽在瀛台，这个人是假冒，这才“开庭亲审，以释天下疑”。只是，在真相澄清之前，好些官吏已迫不及待，有的上门拜谒，有的献款纳供，一时门庭若市，好不热闹。

众所周知，我国是现金使用大国，现金流总量居世界前列。长期以来，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保证现金的总量供应和券别搭配基本合理上，即根据对市场流通现需求量的测算来确定每年现金供应量和销毁量，以满足社会商品交易对现金货币的基本需求，确保现金供应不脱供。

“力图打造贴近百姓的货币发行服务体系，是央行货币发行业务的一项重要工作。”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对记者表示。

能让老百姓都用上“干净钱”和“放心钱”，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行长缪曼聪很有信心，“一定能！”她告诉记者，湖南每年回笼人民币约110万捆，过去只能处理55万捆，但目前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效率，“已能实现回笼完整券全额清分的目标，流通中人民币的整洁度将大幅度提高。”

摘自《书报文摘》

## 拜伦减肥

竭尽全力地与肥胖作斗争。为了保持自己优雅 的体形，他每天食量少得让人瞠目。他每天只吃一小块蘸了醋的土豆或一小勺米饭。如果想换换口味，那就吃两块饼干，喝上一杯苏打水。至于肉呀奶呀的，就一口不吃、一口不喝。

为了去掉身上多余的脂肪，拜伦长期练习击剑、

拳击、骑马和游泳。他在打英国当时最流行的板球时，身上穿七件内衣，目的是为了用七件内衣捂汗来减肥。此外，他每星期还要洗三次土耳其蒸汽浴。

拜伦过度节俭和不科学的锻炼，使他高度营养不良，生理和心理相继出现病变。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几乎每晚都做噩梦，不得不靠

后来得知光绪还被幽在瀛台，这个人是假冒，这才“开庭亲审，以释天下疑”。只是，在真相澄清之前，好些官吏已迫不及待，有的上门拜谒，有的献款纳供，一时门庭若市，好不热闹。

## 慈禧与光绪的另类角斗场

署，而且还不断地请外面的梨园名角入宫唱“承应戏”。遇到重大庆典，甚至连十天唱大戏，甞笙管歌，酒觥流风。

光绪朝，国运日渐衰微，但由于慈禧等上层统治者对戏剧的偏嗜，宫廷唱戏却进入高潮。民间名角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等一代名优都被召进宫中唱戏，王公大臣、朝廷要员、八旗兵丁、民间商贾均以看戏为时尚，京城日日笙歌不断。为此有人愤慨发出“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谭鑫培)”的叹息。

虽然国家财政已走向崩溃，但统治者看戏却不惜靡费。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为了筹办慈禧六十寿辰，宫中仅治办戏衣、切末(道具布景)就花费白银52万两。而为了捧名角，慈禧往往会大把地赏钱。光绪三十四年(1908)谭鑫培、侯俊山等名角演一出戏后，最多可领到60两赏银。不仅演员，即使管差官员及幕后台人员也有赏。光绪二十八年(1902)庚子之乱西安回蹙后第一个元旦上演《膺受多福》戏，慈禧另赏给“总管、首领、里外承差人等银一千三百五十九两”。

原本，看戏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满足帝后们的文化娱乐需要。在繁忙的政

光绪对戏曲也有所好，尤其是打鼓，颇有造詣。被幽禁瀛台后，偶尔召进乐师敲击锣鼓看看戏，当然后者自己技痒，也练练手。一个政治上失败的年轻皇帝，壮志未酬，借鼓板排遣一下心中郁闷，也在情理之中。但慈禧也会横加干涉，即使是娱乐的权利。

慈禧与光绪这对母子君臣，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形成敌对。“戊戌变法”后，慈禧将光绪幽禁瀛台，不许片刻离开。

光绪对戏曲也有所好，尤其是打鼓，颇有造詣。被幽禁瀛台后，偶尔召进乐师敲击锣鼓看看戏，当然后者自己技痒，也练练手。一个政治上失败的年轻皇帝，壮志未酬，借鼓板排遣一下心中郁闷，也在情理之中。但慈禧也会横加干涉，即使是娱乐的权利。

晚年的慈禧常点的一出《天雷报》剧。讲的是草民张元秀砍斧养娶，取名张继保，辛苦养大，13岁被其生母认回。后张元秀夫妻年老患病，想念养子，前往探望已成状元的张继保。后者却翻脸无情，死不相认。二老悲愤而亡。无情的张继保也遭天谴，被雷殛死。慈禧常点这个戏，以影射光绪不报抚育之恩反目成仇。为了解气，还亲自在戏里添了五个雷公、闪电，主角张继保也被懿旨改成丑角。

光緒三十四年(1908)六月二十六日，是光緒37岁的生日。皇帝的万寿庆典，照例要演三天大戏庆祝，而慈禧竟然故意安排在二十五日上演《连营寨》。这是一出三国演义，突出刘备哭祭关羽，复仇不果，被陆逊火烧连营，窘死白帝城一事。这一天，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台上，满台都是“白盔白甲白号令”及丧幡丧服的哭灵戏，与万寿庆典喜庆的气氛格格不入。慈禧这一故意的举动，显然是针对“叛逆”光绪皇帝而来。这一诅咒太恶毒了！

十月十日是慈禧的寿辰。当年的十月初七日到十五日，在德和园三层戏楼整整唱了九天的戏，慈禧当然不会将《连营寨》这出戏安排进自己的寿诞庆典中。

就在慈禧万寿庆典演戏活动结束后六天，即十月二十一日，在德和园三层戏楼痛苦地病死于瀛台。慈禧的诅咒果然“应验”了。

只是她绝没想到，这个诅咒也会报应到自己头上——第二天，慈禧也死了。

接下来，全国举丧，轮到当初陪同观戏的王公大臣们现实中大规模地上演真实的“哭灵戏”了。

摘自《中华遗产》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 老舍在伦敦当白领

1924年老舍来到伦敦。老舍在伦敦的朋友是许地山。那时许地山已是成名作家，而老舍尚未敢做作家梦，连个“文学青年”都算不上。老舍后来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承认：“25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地念小说，拿它做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

在伦敦的第二年，他用三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取材于他在北京的小学教师和草根群众的政治社交活动。许地山代为寄到上海主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处。两三个月后小说就发表了。一

年后，老舍完成第二部长篇《赵子曰》。又一年后，完成了以伦敦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二马》。在这部题材中，马氏父子与英国妇人花花哨哨的爱情纠葛，明显不是“写实主义”，是老舍在孤独 的想象中填补生活的缺陷吧。

老舍成为作家，是伦敦生活逼成的——这个20多岁的青年人，在伦敦的生活孤独，不得不细细读英文小说，这才造就了他。

在东方学院，1924年刚到 时，老舍25岁，工资是年薪250镑。1926年他要求增薪，学校加到年薪300镑。250镑究竟是多少呢？近一个世纪来英镑值 值大变，而中国货币更是换过几朝，不过也不是完全算不出来。

我们先从汇率说起。《二马》说伦敦一把古董茶

壶，5镑半，合中国货币60元。那就是说，一镑大致12元，民国初年币值相当稳定，这就给我们一个推算的基础。

1920年，老舍21岁，任“京师郊外劝学员”，年薪1800元，工资实在太高，生活就“堕落”了。此后信教忏悔，到中学任教，年薪600元，就成为了好青年。这才被Evans牧师看中，推荐到东方学院。所以，老舍在英国的年薪，合3000元至3600元。就算省下三分之一寄回国奉养 老母，在中国也是高薪阶层。

那么老舍的工资在英国如何？正好我手中有卜立德(David Pollard)教授的文章《老舍穷而后工吗？》(《香港文学》2003年9月号)。他提出的某些证据，我也注意到了，例如《二马》里说房东家小姐，在帽铺工作，“一个

礼拜挣16个先令”，年薪才41镑。

老马小马，都瞧不起钱不多却傲慢的房东母女。小说中给老马做事的李子荣，一个礼拜3镑工资，年薪就是156镑，只抵上老舍工资的一半。

卜立德先生还引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统计，1929年男性白领工人平均年薪200镑。领薪者年薪在250镑之上，与年薪在250镑之下的比例是1:9。也就是说，老舍的新水，在当时欧洲，是全英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小康以上水平。

如此算账，对理解老舍肯定有好处，对理解当时的留学生，也很重要。事实上，当时的留学生，除了勤工俭学的，其他都是富家子弟，所以在《二马》中称为“留学生老爷”。其标准据《二马》里说，是每个月有20镑，一年能花240镑，这么一看，老舍的250至300镑年薪，在英国也不低。

摘自《科学奥秘周刊》

在一周之前，我走在路上，看着绿的树和红的花，想着：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的生命还剩下七天的时候，他知道吗？他感觉到了吗？

## 王小波十年祭

李银河

看看了。可是就在次日凌晨，他的生命飘然而去。这对于正当壮年的他是多么残忍。这对于我又是多么残忍。这对我来说是艾略特，我怎能不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小波就这样在这残忍的四月残忍地离我而去。现在的他，已经在一个脱离了肉体而有精神的地方了。他远离了世俗的一切。他远离了世间所有的美好，也远离了世间所有的丑陋。他远离了爱情、亲情和我对他的思念，重新成为一个孤独的灵魂。他俯视着我们，他俯视着他曾深爱的一切。

幸福的是，他留下了

一些闪光的文字。就像小波在年轻时有一次所写的：“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刻，我站在那一个门槛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联结在一起……因为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已经胜利，所以那些燃烧的字句就在我眼前出现，在我耳中轰鸣……”我想，那是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写出了一些真正能够不朽的文字的时刻的欣喜体验。小波用他的文字继续保留着他的生命。其实，他并不是那些已经逝去的，而是正在欣喜地欢歌着、生长着的，在这残忍的四月。

摘自李银河的博客

他的画幅里展示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宁静纯朴的乡土之美，而是更深沉更广阔的、整个人类的恋歌与乡愁。巴比松苍凉而厚实的大地，以及大地上的劳动者，牵动着代代人的乡土情思和还乡之梦。

## 画布上的泪滴

据 说，米勒小时候，村子里的一位神父对他说过：“我的孩子，你有一颗会带给你许多苦恼的心，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受多大的苦呀！”米勒后来的人生经历，果然被神父言中了，他成了一位拥有《扶锄的农夫》、《拾穗者》、《播种者》、《晚祷》和《牧羊女》等不朽作品的桂冠画家，同时也是巴比松那村寒冷的土地土人人人皆知的农夫的儿子、贫穷的子孙和终生与苦难为伴的艺术家。

那是一个黄昏，来自外省的穷愁潦倒的青年画家米勒，孤独地走在巴黎的街头。他走过一个明亮的陈列橱窗时，忽然听到两个青年站在那里说话的声音。他们一面看着陈列在橱窗里的用彩色粉笔画的少女裸体画像，一边谈论着：“这画糟透了，简直令人厌恶。”“是啊，米勒的画嘛！他是除了裸体女子，其他什么也画不出来的人！”过路的米勒听到这些，感到不自得红了起来，脸到头晕目眩。当时的巴黎，有一种怪现象，只有画女人裸体画可以换几个钱去买面包，而许多认真创作出来的严肃作品却无人问津，更无人赏识。谁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那就准备着去做一个讨饭的穷光蛋吧！

米勒亲耳听到了观众对他的评论，心里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一回到家里，他就对妻子说：“你也受够了苦，但只有再请你忍耐些，我决定今后不再画裸体画了，即使生活将会变得更为困苦。”他心情激动，脸色苍白。任何人都要理解自己画家丈夫的妻子连忙回答说：“一点儿也

不要紧，我并不以为这就是困苦。你为你所确信的美好世界去努力吧！”

“谢谢你。”米勒感动了。过了一会，他平静地谈出了自己的打算：“我已经厌恶巴黎了。我想回到农村，住到农民中间去。”就在这一瞬间，米勒的眼前闪过了他在巴黎的全部日子。他22岁时从偏僻的农村来到了日夜向往的大都会。他是一文不名地来到这儿，梦想着寻找到自己金色的前程。他接受了城市工人的无数的白眼、嘲弄和轻蔑。画女人裸体画虽不值得，但总还可以换几个面包充饥，而自以为认真创作出来的画作，却一幅也卖不出去。他要求参加展览，可是常常遭到毫无道理的拒绝。他长期陷入贫困、绝望、屈辱的深渊里不能自拔。

曾有一个寒冷的夜晚，有位朋友从美术馆长那里拿到40元钱，半夜时分就赶到米勒家去敲门，敲了半天一点儿动静也没有。那朋友疑惑地推开了门，进去一看，只见工作室的角落里烂了箱子，米勒就用破破烂烂的大衣裹着身子，蜷缩在那上面瑟瑟发抖。暖炉里不见一根柴火，整个屋子一片白面也没有。朋友惊讶地问：“你是怎么生活的呀？”“我们两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他说，“然而让战士们挨饿是不忍心的，剩下的面包屑全给他们了。”朋友当即给了点钱，米勒十分感激。他为了买活命的面包和木柴，冒着寒冷的风雪立刻走到外面去了……

如今，为了真正严肃的艺术，也为了心灵的欢愉和生命的价值，米勒终

于作出了决定：选择也许比在巴黎更加艰难、更加饥寒交迫的道路，回到巴比松乡去！

在巴黎更加艰难、更加饥寒交迫的道路，回到巴比松乡去！

喝鸦片药酒入睡。到后来，吃药、喝药酒都不管用了。他每晚都愤怒地喊叫，像疯子似的在屋里狂跳，手里挥舞着手枪和短剑。

一个吉卜赛军医曾警告过拜伦：要美、要女人？还是要活命？这全由你自己掌握。你要不信，37岁就是你的限数。

这位诗圣，最终还是选择了优雅的身材和如云的美女。果真，在他度过36岁生日后不久，便告别人世了。

摘自《羊城晚报》

六月初六日，是光緒37岁的生日。皇帝的万寿庆典，照例要演三天大戏庆祝，而慈禧竟然故意安排在二十五日上演《连营寨》。这是一出三国演义，突出刘备哭祭关羽，复仇不果，被陆逊火烧连营，窘死白帝城一事。这一天，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台上，满台都是“白盔白甲白号令”及丧幡丧服的哭灵戏，与万寿庆典喜庆的气氛格格不入。慈禧这一故意的举动，显然是针对“叛逆”光绪皇帝而来。这一诅咒太恶毒了！

十月十日是慈禧的寿辰。当年的十月初七日到十五日，在德和园三层戏楼整整唱了九天的戏，慈禧当然不会将《连营寨》这出戏安排进自己的寿诞庆典中。

就在慈禧万寿庆典演戏活动结束后六天，即十月二十一日，在德和园三层戏楼痛苦地病死于瀛台。慈禧的诅咒果然“应验”了。

只是她绝没想到，这个诅咒也会报应到自己头上——第二天，慈禧也死了。

接下来，全国举丧，轮到当初陪同观戏的王公大臣们现实中大规模地上演真实的“哭灵戏”了。

摘自《中华遗产》

## 名流故事

他的画幅里展示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宁静纯朴的乡土之美，而是更深沉更广阔的、整个人类的恋歌与乡愁。巴比松苍凉而厚实的大地，以及大地上的劳动者，牵动着代代人的乡土情思和还乡之梦。

## 画布上的泪滴

据 说，米勒小时候，村子里的一位神父对他说过：“我的孩子，你有一颗会带给你许多苦恼的心，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受多大的苦呀！”米勒后来的人生经历，果然被神父言中了，他成了一位拥有《扶锄的农夫》、《拾穗者》、《播种者》、《晚祷》和《牧羊女》等不朽作品的桂冠画家，同时也是巴比松那村寒冷的土地土人人人皆知的农夫的儿子、贫穷的子孙和终生与苦难为伴的艺术家。

那是一个黄昏，来自外省的穷愁潦倒的青年画家米勒，孤独地走在巴黎的街头。他走过一个明亮的陈列橱窗时，忽然听到两个青年站在那里说话的声音。他们一面看着陈列在橱窗里的用彩色粉笔画的少女裸体画像，一边谈论着：“这画糟透了，简直令人厌恶。”“是啊，米勒的画嘛！他是除了裸体女子，其他什么也画不出来的人！”过路的米勒听到这些，感到不自得红了起来，脸到头晕目眩。当时的巴黎，有一种怪现象，只有画女人裸体画可以换几个钱去买面包，而许多认真创作出来的严肃作品却无人问津，更无人赏识。谁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那就准备着去做一个讨饭的穷光蛋吧！

米勒亲耳听到了观众对他的评论，心里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一回到家里，他就对妻子说：“你也受够了苦，但只有再请你忍耐些，我决定今后不再画裸体画了，即使生活将会变得更为困苦。”他心情激动，脸色苍白。任何人都要理解自己画家丈夫的妻子连忙回答说：“一点儿也

不要紧，我并不以为这就是困苦。你为你所确信的美好世界去努力吧！”

“谢谢你。”米勒感动了。过了一会，他平静地谈出了自己的打算：“我已经厌恶巴黎了。我想回到农村，住到农民中间去。”就在这一瞬间，米勒的眼前闪过了他在巴黎的全部日子。他22岁时从偏僻的农村来到了日夜向往的大都会。他是一文不名地来到这儿，梦想着寻找到自己金色的前程。他接受了城市工人的无数的白眼、嘲弄和轻蔑。画女人裸体画虽不值得，但总还可以换几个面包充饥，而自以为认真创作出来的画作，却一幅也卖不出去。他要求参加展览，可是常常遭到毫无道理的拒绝。他长期陷入贫困、绝望、屈辱的深渊里不能自拔。

曾有一个寒冷的夜晚，有位朋友从美术馆长那里拿到40元钱，半夜时分就赶到米勒家去敲门，敲了半天一点儿动静也没有。那朋友疑惑地推开了门，进去一看，只见工作室的角落里烂了箱子，米勒就用破破烂烂的大衣裹着身子，蜷缩在那上面瑟瑟发抖。暖炉里不见一根柴火，整个屋子一片白面也没有。朋友惊讶地问：“你是怎么生活的呀？”“我们两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他说，“然而让战士们挨饿是不忍心的，剩下的面包屑全给他们了。”朋友当即给了点钱，米勒十分感激。他为了买活命的面包和木柴，冒着寒冷的风雪立刻走到外面去了……

如今，为了真正严肃的艺术，也为了心灵的欢愉和生命的价值，米勒终

于作出了决定：选择也许比在巴黎更加艰难、更加饥寒交迫的道路，回到巴比松乡去！

在巴黎更加艰难、更加饥寒交迫的道路，回到巴比松乡去！

喝鸦片药酒入睡。到后来，吃药、喝药酒都不管用了。他每晚都愤怒地喊叫，像疯子似的在屋里狂跳，手里挥舞着手枪和短剑。

一个吉卜赛军医曾警告过拜伦：要美、要女人？还是要活命？这全由你自己掌握。你要不信，37岁就是你的限数。

这位诗圣，最终还是选择了优雅的身材和如云的美女。果真，在他度过36岁生日后不久，便告别人世了。

摘自《羊城晚报》